



宁波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江敏父母办理相关登记手续。 记者 王勇 摄

最美宁波人

“回报社会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”

江敏父母昨完成遗体捐献登记手续

□记者 王思勤 王勇 通讯员 张志平 王海清 任典寰

昨天，“千纸鹤女孩”江敏的父母江虎成、张吉英夫妇，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、遗体（角膜）捐献接受站工作人员和本报记者的见证下，郑重填写了《宁波市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》。二老说：“想了十几年，念了十几年，现在，心愿终于实现了。”

“回报社会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”

和往常一样，当江虎成、张吉英夫妇忙完家务空下来，他们又想起了早早过世的女儿江敏。抚摸着女儿生前的照片，看着捐献遗体后医院特制的纪念水晶，阿敏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。

昨天，当记者再次走进老人家里，看到沉浸在回忆中的老人突然笑了，微笑中还多了一份淡定从容，因为在他们心中盘桓了十多年的心愿，马上就能实现了。

“十几年来，我们心中一直充满感激，捐献遗体的想法也一直藏在心里。因为我得病后腿脚一瘸一拐，又听小道消息说，有残的遗体捐献是不要的，才一直没有行

动。如今，我俩已是白发苍苍。死，我们不怕，唯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，我们愧对社会。”张吉英说，他们之前咨询过医生，问腿脚不好，眼睛有些模糊是否影响遗体和角膜的捐献，医生再三回复说不影响后，才联系晚报帮忙的。

“阿敏过世后，家里毫无积蓄，每每看到报纸、电视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就会想到阿敏，可我和老头子无力相帮，整个心都揪起来了。想来想去，能回报社会的，就只有这副身体，无论是角膜、器官还是遗体，能捐的，我们都愿意捐……”说起这份意愿，二老坚定而坦然。

“能捐的我们都愿捐，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”

门铃响了，市红十字会和遗体（角膜）捐献接受站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老人家门口。江虎成认真地捋一捋头发，带着微笑开了门。

对二老来说，市红十字会是很亲切的。“在阿敏患病和遗体捐献期间，社会上众多的好心人和市红十字会都伸出了援手，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我们要再次表达感谢。”二老郑重地和工作人员挨个握了手。

江虎成还从柜子里搬出整齐叠好的几百份报纸，这些都是二老十几年来收集的有关遗体、器官捐献等相关信息的报刊，“这些年，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遗体、器官捐献的志愿者，我们很感动，决心也更坚定。”

随后，市红十字会和遗体（角膜）捐献接受站工作人员分别向二老介绍了捐献的政策、程序，并耐心解答

了他们的疑问。

“器官、角膜、遗体，我们能不能全部捐出来，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？”二老急着问。

“器官捐献最好是在65周岁之前，你们的年纪都超过了65岁，只能捐献角膜、遗体会了。”二老脸上流露出些许遗憾。“阿敏捐献时，我们曾听到过非议，说捐献是为了钱，当时心里特别难受。我们捐献一定要是无偿的，受捐者得到角膜时是否也是无偿的呢？”这个问题，是深埋在二老心中的一个结。

“捐献无偿，受捐者使用角膜也是无偿。在医院移植手术清单中，供体材料一栏，标注的一定是0元，不过受捐者在医院住院、治疗、医药、动手术及材料处理等费用，还需按规定支付。”听了这话，夫妻俩终于放下了心。

“我们离开后，就可以和阿敏永远在一起了”

在写完《宁波市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》的最后一字时，两位老人笑了，念了十几年的心愿在此刻终于释怀。“阿敏的名字、生卒年月和遗容都留在了宁波遗体捐献纪念馆纪念墙上，等我们走了以后，和女儿一起定格在同一面纪念墙上，就是和阿敏永远在一起了……”

张吉英说，她曾经听过有位盲人歌手唱一首歌，叫《你是我的眼》，“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，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，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帘，忘了掀开……每次听到，心里说不出的难

受。阿敏的角膜当年没能利用留下了遗憾，现在，这个心愿，我们俩能补上了。”

在场的人无不被老人纯朴而又无私的想法感动。市红十字会的周女士说，她工作这些年，像江虎成家这样，女儿和父母怀着共同的心愿，都申请遗体捐献的不多，十分值得尊敬。她代表市红十字会向老人献上了一束鲜花：“您二老今后要保重身体，保持心情快乐，好人一生平安。”

江虎成和张吉英接过鲜花，相视而笑。他们的笑容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和幸福。

新闻背后的故事

“千纸鹤女孩”江敏 我市实现遗体捐献第一人

1998年6月，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江敏被查出患有恶性神经母细胞瘤。几个月的治疗后，这个家庭几乎耗尽了所有的钱财和心力。

在病榻之上，饱受病痛折磨的江敏却十分乐观。在忍受不了病痛时，她就用颤抖的双手，折起了千纸鹤。这个消息被江敏的朋友和街坊四邻知道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为这个坚强的女孩折千纸鹤祈福。

“当年，我看到满屋五彩千纸鹤中半躺着的笑容女孩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本报摄影记者王勇回忆说。深受感动的他，拍摄了一系列江敏的照片，而本报记者郑晓华也连夜撰写了《千纸鹤载她搏击苍穹》的新闻稿。报道发在了1999年1月21日《宁波晚报》的“新闻周刊”上，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。

“当时，许多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都给了我们关爱。有个老太太天还没亮就在我家楼下等着，说要送上自己微薄的心意；有个年轻人听说一个蜗牛能治病的土方，就连夜抓了一大袋的蜗牛送到我们家……”江敏母亲张吉英动情地说，前来探望的市民更是源源不绝，在阿敏生日那天，来为她过生日的人甚至挤满了阳台、客厅，“这些爱和关怀，都是延续阿敏生命的力量啊。”

病中的江敏给当时的宁波市市长写了一封信：“有幸我生长在宁波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，是社会的爱心给了我与病魔抗争的信心和勇气，没有社会的爱心就没有江敏的今天。可惜我是个病人无以为报，如果不测，请求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用于医学研究……”

2000年3月20日，江敏还是离开了人世，而阿敏的心愿也在市卫生局、红十字会、公证处、宁波大学等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，得以实现。这一特殊的生命谢幕方式，也揭开了我市遗体捐献的序幕，她成为了我市实现遗体捐献的第一人。

“我们今天重新讲述这段十多年前的经历，只是想把这份感动和大家分享，并再次向当时帮助过我们的社会各界表达衷心的感谢。宁波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，我们有幸作为这爱心城市的一员，也将在生命的尽头用最后的余热去温暖需要帮助的人。”江敏父亲江虎成说。